

韩非子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思想。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是韩国贵族，师从儒家学者荀子，但最终转向法家，成为该学派的重要理论家。### 主要内容 《韩非子》共...篇，现存53篇，内容涵盖政治、法律、哲学、历史等领域，核心思想包括：

1. **法治**：主张以法律治国，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和权威性。
2. **势、术、法**：提出统治者需掌握“势”（权力）、“术”（统治技巧）和“法”（法律）

韩非子

目 录

- 1 目录
- 2 初见秦
- 3 存韩
- 4 难言
- 5 爱臣
- 6 主道
- 7 有度
- 8 二柄
- 9 扬权
- 10 八奸
- 11 十过
- 12 孤愤
- 13 说难
- 14 和氏
- 15 奸劫弑臣
- 16 亡征
- 17 三守
- 18 备内
- 19 南面
- 20 饰邪
- 21 解老
- 22 喻老
- 23 说林上
- 24 说林下
- 25 观行
- 26 安危
- 27 守道
- 28 用人
- 29 功名
- 30 大体
- 31 内储说上七术
- 32 内储说下六微
- 33 外储说左上
- 34 外储说左下

35 外储说右上

36 外储说右下

37 难一

38 难二

39 难三

40 难四

41 难势

42 问辩

43 问田

44 定法

45 说疑

46 诡使

47 六反

48 八说

49 八经

50 五蠹

51 显学

52 忠孝

53 人主

54 飭令

55 心度

56 制分

目录

1. 初见秦
2. 存韩
3. 难言
4. 爱臣
5. 主道
6. 有度
7. 二柄
8. 扬权
9. 八奸
10. 十过
11. 孤愤
12. 说难
13. 和氏
14. 奸劫弑臣
15. 亡征
16. 三守
17. 备内
18. 南面
19. 饰邪
20. 解老
21. 喻老
22. 说林上
23. 说林下
24. 观行
25. 安危
26. 守道
27. 用人
28. 功名
29. 大体
30. 内储说上七术
31. 内储说下六微
32. 外储说左上
33. 外储说左下
34. 外储说右上
35. 外储说右下
36. 难一
37. 难二
38. 难三
39. 难四
40. 难势
41. 问辩
42. 问田
43. 定法
44. 说疑
45. 诡使
46. 六反
47. 八说
48. 八经

1 目录

- 49. 五蠹
- 50. 显学
- 51. 忠孝
- 52. 人主
- 53. 饬令
- 54. 心度
- 55. 制分

初见秦

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困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十百万，其顿首戴羽为将军断死于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钺在后，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褐，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夫断死与断生者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死也。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天下矣。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困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

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齐之清济浊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克而无齐。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且闻之曰：“削迹无遗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当此时也，随荆以兵，则荆可举；荆可举，则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令荆人得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军华下，大王以诏破之，兵至梁郭下。围梁数旬，则梁可拔；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意绝；荆、赵之意绝，则赵危；赵危而荆狐疑；此固以失霸王之道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不忧民萌，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上党。大王以诏破之，拔武安。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然则邯郸不守。拔邯郸，管山东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华，绛代、上党。代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党不战而毕为秦矣，东阳、河外不战而毕反为齐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战而毕为燕矣。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也。大王垂拱以须之，天下编随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氏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弃霸王之业，地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且夫赵当亡而不亡，秦当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谋臣一矣。乃复悉士卒以攻邯郸，不能拔也，弃甲兵弩，战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矣。军乃引而复，并于孚下，大王又并军而至，与战不能克之也，又不能反，军罢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兵力。由是观之，臣以为天下之从，几不能矣。内者，吾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困仓虚；外者，天下皆比意甚

固。愿大王有以虑之也。

且臣闻之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纣为天子，将率天下甲兵百万，左饮于淇溪，右饮于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与周武王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伤。知伯率三国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决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钻龟筮占兆，以视利害，何国可降。乃使其臣张孟谈。于是乃潜行而出，反知伯之约，得两国之众，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复襄主之初。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国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此与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诚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北，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为王谋不忠者也。

注释：### 白话文翻译：

臣子听说：“不了解情况就发表意见，是不明智的；了解情况却不发表意见，是不忠诚的。”作为臣子，不忠诚应当处死；发表意见却不恰当，也应当处死。尽管如此，臣子还是愿意把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请大王裁定臣子的罪过。

臣子听说：天下各国，北方的燕国和南方的魏国，联合楚国，巩固齐国，收服韩国，结成合纵联盟，准备向西与强大的秦国对抗。臣子私下里觉得可笑。世间有三种灭亡的原因，而天下各国都具备了，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臣子听说：“用混乱去攻击治理，会灭亡；用邪恶去攻击正义，会灭亡；用逆反去攻击顺应，会灭亡。”现在天下的府库不充实，粮仓空虚，却动员所有的百姓，集结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军队，那些在战场上拼死作战的将军不到千人，都说自己不怕死。然而，当白刃在前，斧钺在后时，他们却退缩不前，不能拼死作战，并不是这些百姓不能拼死，而是因为上面的统治者没有做到。说赏赐却不兑现，说惩罚却不执行，赏罚不守信，所以百姓不愿意拼死。如今秦国发布号令，赏罚分明，有功无功都按规矩办事。百姓从父母的怀抱中走出来，一生未曾见过敌人。但一听说要打仗，立刻赤膊上阵，迎着白刃，踏着炭火，拼死向前的人到处都是。拼死与求生不同，但百姓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看重奋勇拼死的精神。一个人奋勇拼死可以对付十个人，十个人可以对付一百人，一百人可以对付一千人，一千人可以对付一万人，一万人就可以征服天下了。如今秦国的土地，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精兵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秦国的号令赏罚，地形优势，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凭借这些去征服天下，天下不足以被秦国兼并。因此，秦国打仗没有不胜利的，攻城没有不攻克的，所向披靡，开拓了数千里的土地，这是秦国的伟大功绩。然而，现在秦国的兵器铠甲钝了，百姓疲惫了，积蓄耗尽了，田地荒芜了，粮仓空虚了，四邻的诸侯国也不服从，霸王的威名没有树立起来。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秦国的谋臣都没有尽忠职守。

臣子斗胆说：过去齐国南面打败楚国，东面打败宋国，西面征服秦国，北面打败燕国，中间驱使韩国和魏国，土地广阔，兵力强大，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号令天下。齐国的清济河和浊黄河，足以作为屏障；长城和巨防，足以作为要塞。齐国是一个经历了五次战争的国家，一次战争失败就灭亡了。由此看来，战争关系到一个万乘大国的存亡。而且臣子听说：“削除痕迹不留根，不

与祸患为邻，祸患就不会存在。”秦国与楚国交战，大败楚国，攻占郢都，夺取了洞庭、五湖和江南地区，楚国的君臣逃亡，向东臣服于陈国。在这个时候，如果秦国继续派兵追击楚国，楚国就可以被彻底征服；楚国被征服，百姓就可以被秦国利用，土地就可以被秦国获利，东面可以削弱齐国和燕国，中间可以压制韩、魏、赵三国。这样一来，秦国的霸王之名就可以树立起来，四邻的诸侯国就会来朝拜。然而，秦国的谋臣没有这样做，反而撤军，与楚国讲和。让楚国得以收复失地，聚集流散的百姓，重建社稷，立起宗庙，率领天下各国向西与秦国对抗。这已经是秦国失去霸王之道的第一件事了。天下各国又联合起来，在华下集结军队，大王下令击败他们，秦军一直打到魏国的都城大梁城下。围困大梁数十天，大梁就可以被攻破；攻破大梁，魏国就可以被征服；征服魏国，楚国和赵国的联系就会被切断；楚国和赵国的联系被切断，赵国就会陷入危险；赵国陷入危险，楚国就会犹豫不决；这已经是秦国失去霸王之道的第二件事了。以前穰侯治理秦国时，用一国的兵力想要成就两国的功业，因此秦军长期在外征战，百姓在内疲惫不堪，霸王的威名没有树立起来。这已经是秦国失去霸王之道的第三件事了。

赵国是位于中央的国家，百姓混杂，难以治理。号令不严，赏罚不守信，地形不利，统治者不能充分发挥百姓的力量。赵国已经呈现出亡国的迹象，但统治者不关心百姓，动员所有的百姓在长平与秦国争夺韩国的上党地区。大王下令击败他们，攻占了武安。在这个时候，赵国的上下不团结，贵贱不信任。这样一来，邯郸就守不住了。攻占邯郸，控制山东和河间地区，然后撤军，向西攻打修武，越过华山，攻占绛、代和上党地区。代的四十六个县，上党的七十个县，不需要动用一兵一卒，不费一兵一卒，这些地方就都归秦国所有了。代和上党不战而降，东阳和河外地区不战而归顺齐国，中山和呼沱以北地区不战而归顺燕国。这样一来，赵国就被征服了，赵国被征服，韩国就会灭亡，韩国灭亡，楚国和魏国就无法独立，楚国和魏国无法独立，秦国就可以一举摧毁韩国、削弱魏国、攻占楚国，东面削弱齐国和燕国，决开白马河口，淹没魏国，这样一来，三晋就灭亡了，合纵联盟就失败了。大王只需坐等，天下就会纷纷归顺，霸王的威名就可以树立起来。然而，秦国的谋臣没有这样做，反而撤军，与赵国讲和。以大王的英明，秦国的强大，却放弃了霸王的功业，连土地都没有得到，反而被一个即将灭亡的国家欺骗。这是谋臣的愚蠢。而且，赵国本该灭亡却没有灭亡，秦国本该称霸却没有称霸，天下各国已经看清了秦国谋臣的愚蠢。秦国又动员所有的兵力攻打邯郸，却没能攻下，反而丢弃了兵器铠甲，战战兢兢地撤退，天下各国已经看清了秦国的实力。秦军撤退后，又在孚下集结，大王又集结军队前来，与赵国交战却没能取胜，又不能撤退，最终撤军而去，天下各国已经第三次看清了秦国的实力。国内，人们看清了秦国谋臣的无能；国外，人们看清了秦国实力的极限。由此看来，臣子认为天下的合纵联盟，几乎不可能被秦国击败了。国内，秦国的兵器铠甲钝了，百姓疲惫了，积蓄耗尽了，田地荒芜了，粮仓空虚了；国外，天下各国联合的意愿非常坚定。希望大王能够深思熟虑。

而且臣子听说：“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如果能够谨慎行事，天下就可以被征服。”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过去纣王作为天子，率领天下百万大军，左边在淇溪饮水，右边在洹溪饮水，淇水枯竭而洹水断流，与周武王对抗。周武王只率领三千身穿素甲的士兵，战斗一天，就攻破了纣王的国家，俘虏了纣王，占领了他的土地，拥有了他的百姓，天下没有人受到伤害。知伯率领三国的军队攻打赵襄主于晋阳，决水灌城三个月，城池即将被攻破，赵襄主通过占卜，看看哪个国家

可以投降。于是派他的臣子张孟谈前去。张孟谈秘密出城，反叛了知伯的盟约，得到了两国的军队，反过来攻打知伯，俘虏了知伯，恢复了赵襄主的地位。如今秦国的土地，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精兵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秦国的号令赏罚，地形优势，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凭借这些去征服天下，天下可以被秦国兼并。臣子冒死请求面见大王，陈述如何打破天下的合纵联盟，征服赵国，灭亡韩国，使楚国和魏国臣服，亲近齐国和燕国，以树立霸王的威名，使四邻的诸侯国来朝拜。如果大王真的听从臣子的建议，一举而天下的合纵联盟不被打破，赵国不被征服，韩国不灭亡，楚国和魏国不臣服，齐国和燕国不归顺，霸王的威名没有树立起来，四邻的诸侯国不来朝拜，大王可以斩杀臣子，以儆效尤，认为臣子为大王谋划不忠。

解释：

这段古文出自《韩非子·初见秦》，是韩非子向秦王陈述秦国现状及战略的一篇策论。韩非子首先指出，作为臣子，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可能因此获罪，也要尽忠职守。接着，他分析了天下各国的形势，指出各国联合对抗秦国，但秦国的实力远超各国，只要秦国赏罚分明，号令严明，就能征服天下。然而，秦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实力，却未能树立霸王的威名，原因在于谋臣未能尽忠职守，导致秦国错失了许多良机。

韩非子列举了秦国在对外战争中错失的三个机会：一是与楚国讲和，未能彻底征服楚国；二是未能攻破魏国都城大梁，导致魏国未被征服；三是穰侯治理秦国时，未能集中力量成就霸业。接着，他分析了赵国的形势，指出赵国已经呈现出亡国的迹象，但秦国未能抓住机会彻底征服赵国，反而与赵国讲和，导致秦国错失了称霸的机会。

最后，韩非子引用历史典故，说明谨慎行事的重要性，并再次强调秦国的实力足以征服天下，只要大王听从他的建议，就能打破合纵联盟，树立霸王的威名。如果大王不听从，韩非子愿意承担不忠的罪名。

这段古文展现了韩非子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他主张通过严明的赏罚制度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征服天下，同时也指出了秦国在对外政策上的失误，强调了谋臣尽忠职守的重要性。

存韩

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秦特出锐师取地而韩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秦。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今日臣窃闻贵臣之计，举兵将伐韩。夫赵氏聚士卒，养从徒，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计也。今释赵之患，而攘内臣之韩，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

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修守备，戎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拔一城而退，则权轻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韩叛，则魏应之，赵据齐以为原，如此，则以韩、魏资赵假齐以固其从，而以与争强，赵之福而秦之祸也。夫进而击赵不能取，退而攻韩弗能拔，则陷锐之卒勤于野战，负任之旅罢于内攻，则合群苦弱以敌而共二万乘，非所以亡赵之心也。均如贵臣之计，则秦必为天下兵质矣。陛下虽以金石相弊，则兼天下之日未也。

今贱臣之愚计：使人使荆，重币用事之臣，明赵之所以欺秦者；与魏质以安其心，从韩而伐赵，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是我一举二国有亡形，则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以秦与赵敌衡，加以齐，今又背韩，而未有以坚荆、魏之心。夫一战而不胜，则祸构矣。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韩、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赵与诸侯阴谋久矣。夫一动而弱于诸侯，危事也；为计而使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见二疏，非所以强于诸侯也。臣窃愿陛下之幸熟图之！攻伐而使从者闻焉，不可悔也。

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子之未可举，下臣斯。甚以为不然。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虚处则然，若居湿地，著而不去，以极走，则发矣。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信也。秦与赵为难。荆苏使齐，未知何如。以臣观之，则齐、赵之交未必以荆苏绝也；若不绝，是悉赵而应二万乘也。夫韩不服秦之义而服于强也。今专于齐、赵，则韩必为腹心之病而发矣。韩与荆有谋，诸侯应之，则秦必复见崤塞之患。

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

臣视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辩而听其盗心，因不详察事情。今以臣愚议：秦发兵而未名所伐，则韩之用事者以事秦为计矣。臣斯请往见韩王，使来入见，大王见，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与韩人为市，则韩可深割也。因令蒙武发东郡之卒，窥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则齐人惧而从苏之计，是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强齐以义从矣。闻于诸侯也，赵氏破胆，荆人狐疑，必有忠计。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

秦遂遣斯使韩也。

李斯往诏韩王，未得见，因上书曰：“昔秦、韩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数世矣。前时五诸侯尝相与共伐韩，秦发兵以救之。韩居中国，地不能满千里，而所以得与诸侯班位于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时五诸侯共伐秦，韩反与诸侯先为雁行以向秦军于阙下矣。诸侯兵困力极，无奈何，诸侯兵罢。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韩以秦为不义，而与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为雁行以攻关。韩则居中国，展转不可知。’天下共割韩上地十城以谢秦，解其兵。夫韩尝一背秦而国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听奸臣之浮说，不权事实，故虽杀戮奸臣，不能使韩复强。

今赵欲聚兵士，卒以秦为事，使人来借道，言欲伐秦，其势必先韩而后秦。且臣闻之：‘唇亡则齿寒。’夫秦、韩不得无同忧，其形可见。魏欲发兵以攻韩，秦使人将使者于韩。今秦王使臣斯来而不得见，恐左右袭曩奸臣之计，使韩复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见，请归报，秦韩之交必绝矣。斯之来使，以奉秦王之欢心，愿效便计，岂陛下所以逆贱臣者邪？臣斯愿得一见，前进道愚计，退就菹戮，愿陛下有意焉。今杀臣于韩，则大王不足以强，若不听臣之计，则祸必构矣。秦发兵不留行，而韩之社稷忧矣。臣斯暴身于韩之市，则虽欲察贱臣愚忠之计，不可得已。过鄙残，国固守，鼓铎之声于耳，而乃用臣斯之计，晚矣。且夫韩之兵于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弃城而败军，则反掖之寇必袭城矣。城尽则聚散，则无军矣。城固守，则秦必兴兵而围王一都，道不通，则难必谋，其势不救，左右计之者不用，愿陛下熟图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应事实者，愿大王幸使得毕辞于前，乃就吏诛不晚也。秦王饮食不甘，游观不乐，意专在图赵，使臣斯来言，愿得身见，因急于陛下有计也。今使臣不通，则韩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释赵之患而移兵于韩，愿陛下幸复察图之，而赐臣报决。”

解释

白话文翻译

韩国侍奉秦国已有三十多年，对外作为秦国的屏障，对内则如同秦国的席垫。秦国出兵夺取土地时，韩国紧随其后，结果天下对韩国心生怨恨，而功劳却归于强大的秦国。而且，韩国向秦国进贡，与秦国的郡县无异。如今，我私下听说贵臣们计划举兵讨伐韩国。赵国正在聚集士兵，培养追随者，意图联合天下的兵力，表明秦国若不削弱，诸侯必将灭亡宗庙，他们想向西推行自己的意图，这并非一日之计。现在如果放弃赵国的威胁，而去攻打作为内臣的韩国，那么天下将明白赵国的计谋。

韩国虽是小国，却要应对来自四方的攻击，君主受辱，臣子受苦，上下共同忧虑已久。他们修筑防御工事，抵御强敌，储备物资，筑城固守。如今攻打韩国，未必能在一年内灭掉它，如果攻下一城就撤退，那么秦国的权威将在天下受到轻视，天下将削弱我们的兵力。如果韩国背叛，魏国将响应，赵国将依靠齐国作为后盾，这样一来，韩国和魏国将资助赵国，借助齐国巩固他们的联盟，从而与秦国争强，这是赵国的福气，却是秦国的祸患。如果进攻赵国不能取胜，退而攻打韩国又无法攻克，那么精锐的士兵将疲于野战，负重行军的人将疲于内攻，那么合众苦弱以对抗两个万乘之国，这并非灭亡赵国的本意。如果按照贵臣们的计划，秦国必将成为天下兵力的靶子。陛下即使以金石般的坚固，也难以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

如今我卑微的愚见是：派人出使楚国，用重金贿赂掌权的大臣，揭露赵国欺骗秦国的行为；与魏国建立互信以安定其心，联合韩国讨伐赵国，即使赵国与齐国联合，也不足为患。两国的事情结束后，韩国可以通过文书来安定。这样一来，我们一举两得，使两国出现灭亡的迹象，那么楚国和魏国必将自动臣服。所以说：“战争是凶险的工具。”不可不慎重使用。秦国与赵国对峙，再加上齐国，现在又背弃韩国，却没有办法坚定楚国和魏国的心意。一旦战败，祸患将随之而来。计

谋是用来决定事情的，不可不仔细考虑。韩国和秦国的强弱，就在今年了。而且赵国与诸侯的阴谋已经酝酿很久了。一旦行动而弱于诸侯，这是危险的事情；制定计谋而使诸侯对我产生敌意，这是极其危险的。看到两国的疏远，并非使秦国强于诸侯的办法。我私下希望陛下能深思熟虑！攻伐而使追随者听到，不可后悔。

诏书以韩国使者所上的奏章，说韩非子不可举兵，下给臣李斯。我对此非常不以为然。秦国拥有韩国，就像人患有心腹之病，空虚时如此，如果居住在潮湿的地方，附着不去，以极快的速度发作，那么病就会发作。韩国虽然臣服于秦国，但未尝不是秦国的病患，如今如果有突然的变故，韩国不可信任。秦国与赵国为难。荆苏出使齐国，不知结果如何。以我看来，齐国与赵国的交情未必因荆苏而断绝；如果不断绝，这是全力支持赵国而应对两个万乘之国。韩国不服秦国的道义而服于强权。如今专注于齐国和赵国，那么韩国必将成为心腹之病而发作。韩国与楚国有阴谋，诸侯响应，那么秦国必将再次面临峭塞之患。

韩非子的到来，未必不是因为他能保存韩国而受到韩国的重视。他辩说属辞，掩饰错误，诈谋，以钓取秦国的利益，而以韩国的利益窥视陛下。如果秦国与韩国的交情亲密，那么韩非子就不重要了，这是自便之计。

我看韩非子的话，文辞华丽，辩才甚佳。我担心陛下被韩非子的辩才迷惑而听信他的盗心，因而不详察事情。如今以我愚见：秦国发兵而不指明攻打谁，那么韩国的掌权者将以侍奉秦国为计。我李斯请求前往见韩王，使他来见陛下，陛下见了他，就将他留在秦国而不遣返，逐渐召见他的社稷之臣，以与韩国人交易，那么韩国可以深割。于是命令蒙武发东郡的士兵，在边境上窥视而不指明去向，那么齐国人将恐惧而听从荆苏的计谋，这样我们的兵未出而强大的韩国以威势被擒，强大的齐国以道义顺从。消息传到诸侯，赵国人将破胆，楚国人将狐疑，必有忠计。楚国人不动，魏国不足为患，那么诸侯可以蚕食而尽，赵国可以与之敌了。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我的计谋，不要忽视。

秦国于是派遣李斯出使韩国。

李斯前往诏见韩王，未能见到，于是上书说：“从前秦、韩两国齐心协力，不相侵犯，天下无人敢犯，如此已有数世。前时五诸侯曾共同讨伐韩国，秦国发兵救援。韩国居于中国，土地不足千里，而能与诸侯并列于天下，君臣相保，是因为世代侍奉秦国的力量。先前五诸侯共同讨伐秦国，韩国反而与诸侯先为雁行以向秦军于阙下。诸侯兵困力极，无可奈何，诸侯兵罢。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楚国。楚国令尹担忧，说：‘韩国以秦国为不义，而与秦国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为雁行以攻关。韩国则居于中国，展转不可知。’天下共同割让韩国上地十城以谢秦国，解其兵。韩国曾一次背叛秦国而国家被迫，土地被侵，兵力衰弱至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听信奸臣的浮说，不权衡事实，所以即使杀戮奸臣，也不能使韩国复强。

如今赵国想聚集兵士，最终以秦国为事，派人来借道，说想讨伐秦国，其势必先韩国而后秦国。而且我听说：‘唇亡则齿寒。’秦国与韩国不能没有共同的忧虑，其形势可见。魏国想发兵攻打韩国，秦国派人将使者送到韩国。如今秦王派我李斯来而不得见，恐怕左右袭用旧日奸臣之计，使

韩国再次有亡地之患。我李斯不得见，请归报，秦韩之交必绝矣。我李斯来使，以奉秦王的欢心，愿效便计，岂陛下所以逆贱臣者邪？我李斯愿得一见，前进道愚计，退就菹戮，愿陛下有意焉。如今杀我于韩国，那么大王不足以强，若不听我的计谋，则祸必构矣。秦国发兵不留行，而韩国的社稷忧矣。我李斯暴身于韩国的市，则虽欲察贱臣愚忠之计，不可得已。过鄙残，国固守，鼓铎之声于耳，而乃用我李斯之计，晚矣。而且韩国的兵力在天下可知，如今又背弃强大的秦国。如果弃城而败军，那么反掖之寇必袭城矣。城尽则聚散，则无军矣。城固守，则秦国必兴兵而围王一都，道不通，则难必谋，其势不救，左右计之者不用，愿陛下熟图之。若我李斯所言有不应事实者，愿大王幸使得毕辞于前，乃就吏诛不晚也。秦王饮食不甘，游观不乐，意专在图赵，派我李斯来言，愿得身见，因急于陛下有计也。如今使臣不通，则韩国的信未可知也。秦国必释赵国的威胁而移兵于韩国，愿陛下幸复察图之，而赐我报决。”

内容解释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存韩》，主要讨论的是秦国与韩国的关系以及秦国是否应该攻打韩国的问题。文章通过分析韩国在秦国外交和军事战略中的地位，提出了对秦国攻打韩国的反对意见，并建议秦国应采取更为谨慎和策略性的行动。

- 韩国的地位与作用：**韩国长期作为秦国的附庸国，既是秦国的屏障，也是其内政的一部分。韩国在秦国的扩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因此招致了其他诸侯国的怨恨。
- 攻打韩国的风险：**文章指出，攻打韩国可能会导致秦国在诸侯中的权威下降，甚至可能引发其他诸侯国的联合反秦行动。韩国虽小，但其防御坚固，短时间内难以攻克，如果秦国攻韩不克，反而会削弱自身的力量。
- 建议的策略：**文章建议秦国应通过外交手段，如贿赂楚国大臣、与魏国建立互信，来削弱赵国的影响力，而不是直接攻打韩国。通过这种方式，秦国可以在不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削弱对手，巩固自身的地位。
- 韩非子的立场：**韩非子作为韩国的代表，他的到来和言论被秦国大臣李斯视为对秦国利益的威胁。李斯认为韩非子的言论华丽但可能隐藏着对秦国不利的意图，因此建议秦王不要轻易被其迷惑。
- 李斯的行动：**李斯被派往韩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但未能见到韩王。他上书韩王，强调秦韩两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警告韩国不要背弃秦国，否则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反映了战国时期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策略，强调了在争霸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军事力量，还要注重外交手段和策略的运用。

难言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纒纒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鯁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捻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别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阔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訾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谋而吴戮之，仲尼善说而匡围之，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故此三大夫岂不贤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伊尹说汤是也；以智说愚必不听，文王说纣是也。故文王说纣而纣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缚，而曹羁奔陈，伯里子道乞，傅说转鬻，孙子臙脚于魏，吴起收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卒枝解于楚，公叔痤言国器、反为悖，公孙鞅奔秦，关龙逢斩，苾宏分脰，尹子阱于棘，司马子期死而浮于江，田明辜射，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董安于死而陈于市，宰予不免于田常，范雎折胁于魏。此十数人者，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闇惑之主而死，然则虽贤圣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则愚者难说也，故君子难言也。且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非贤圣莫能听，愿大王熟察之也。

解释

白话文翻译：

臣子并非不愿意进言，之所以难以进言，是因为：如果言辞顺滑、流畅华丽，就会被认为华而不实；如果言辞敦厚、恭敬、严谨，又会被认为拘泥而不合时宜；如果言辞繁多、引经据典，又会被认为空洞无用；如果言辞简练、直截了当，又会被认为刻薄而不善辩；如果言辞急切、直指人心，又会被认为谗言而不谦让；如果言辞宏大、深远莫测，又会被认为夸张而无用；如果言辞琐碎、涉及家常，又会被认为浅陋；如果言辞贴近现实、不违背常理，又会被认为贪生怕死、谄媚上司；如果言辞远离世俗、标新立异，又会被认为荒诞；如果言辞敏捷、善于辩论，又会被认为虚浮；如果摒弃文采、言辞质朴，又会被认为粗鄙；如果引用《诗》《书》、效法古人，又会被认为陈词滥调。这就是臣子之所以难以进言、深感忧虑的原因。

因此，即使臣子的建议合乎法度，君主未必会采纳；即使臣子的道理完善，君主未必会采用。如果大王因此而怀疑臣子，轻则认为是诋毁诽谤，重则可能导致臣子遭受祸患、灾难甚至死亡。所以，伍子胥善于谋划却被吴王杀害，孔子善于游说却被匡人围困，管仲贤能却被鲁国囚禁。这三位大夫难道不贤能吗？只是因为三位君主不明智罢了。上古时期，商汤是至圣之君，伊尹是至智之臣；然而伊尹向商汤进言七十次都未被采纳，最后亲自执掌厨具，亲近商汤，才得以被商汤知晓其贤能而任用。所以说，即使是至智之人向至圣之君进言，也未必能立即被接受，伊尹向商汤

进言就是如此；而智者向愚者进言，必然不会被听从，文王向纣王进言就是如此。所以，文王向纣王进言却被囚禁，冀侯被烤死，鬼侯被做成肉干，比干被剖心，梅伯被剁成肉酱，管仲被束缚，曹霸逃亡陈国，伯里子沦为乞丐，傅说被贩卖，孙子在魏国被砍断双脚，吴起在岸门痛哭，痛惜西河被秦国占领，最终在楚国被肢解，公叔痤为国家建言却被视为悖逆，公孙鞅逃亡秦国，关龙逢被斩首，苋宏被分尸，尹子被困于荆棘中，司马子期死后尸体浮于江上，田明被射杀，宓子贱、西门豹不与人争斗却死于他人之手，董安于死后尸体被陈列于市，宰予未能逃脱田常的杀害，范雎在魏国被打断肋骨。这十几个人，都是世上的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不幸遇到了昏庸混乱的君主而惨死。由此可见，即使是贤圣之人，也无法逃脱死亡和屈辱，为什么呢？因为愚者难以被说服，所以君子难以进言。况且，至理之言往往逆耳违心，若非贤圣之人，根本无法接受，希望大王能够深思熟虑。

解释：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难言》，主要探讨了臣子向君主进言的困难。韩非子通过列举各种不同的言辞风格及其可能引发的误解，说明臣子在进言时常常陷入两难境地：无论言辞如何，都可能被君主误解或拒绝。他进一步指出，即使是贤能之士，也可能因为遇到昏庸的君主而遭受不幸，强调了“愚者难说”的观点。韩非子借此表达了对君主不明智、不听忠言的批判，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和臣子处境的艰难。

这段文字的核心思想是：进言难，难在君主的理解能力和态度。韩非子通过历史人物的悲剧，警示君主应当明辨是非，善于听取忠言，否则不仅会伤害忠良，也会导致国家的衰败。

爱臣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

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也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此类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从此术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以法，质之以备。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谓威淫。社稷将危，国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库不得私贷于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从，不载奇兵，非传非遽，载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者也。

解释

白话文翻译：

臣子过于亲近，必定会危及君主自身；臣子地位过于尊贵，必定会篡夺君主的权力；正妻与妾室没有等级之分，必定会危及嫡子的地位；兄弟之间不和，必定会危及国家的稳定。我听说，拥有千乘兵车的君主如果没有防备，必定会有拥有百乘兵车的大臣在身边，逐渐迁移他的百姓并颠覆他的国家；拥有万乘兵车的君主如果没有防备，必定会有拥有千乘兵车的家族在身边，逐渐削弱他的威势并颠覆他的国家。因此，奸臣得以滋生，君主的道义逐渐衰亡。所以，诸侯的强大，是天子的祸患；群臣过于富裕，是君主的失败。将相掌控君主而壮大自己的家族，这是君主应当警惕的。世间万物没有比自身更珍贵的，没有比地位更尊贵的，君主的威势是最重要的，君主的权势是最崇高的。这四种美好的东西，不需要从外部寻求，不需要向他人请求，通过商议就能得到。所以说，君主如果不能善用自己的财富，最终会被外部势力所控制。这是君主应当明白的道理。

从前商纣王的灭亡，周朝的衰落，都是因为诸侯的强大；晋国的分裂，齐国的被夺权，都是因为群臣过于富裕。燕国、宋国之所以弑杀君主，都是因为类似的原因。所以，从古代的商周，到中期的燕宋，没有不是通过这种手段的。因此，明智的君主在蓄养臣子时，必须用法律来约束他们，用防备来制约他们。所以，不赦免死罪，不宽恕刑罚；赦免死罪和宽恕刑罚，这就是威势的滥用。国家将面临危险，君主的威势将被削弱。因此，大臣的俸禄虽然丰厚，但不能借助威势在城市中横行；党羽虽然众多，但不能掌控士兵。所以，臣子在朝廷中不能有私人的朝见，在军队中不能有私人的交往，他们的府库不能私自借贷给家族。这是明智的君主用来禁止奸邪的手段。因此，臣子不能有四方的随从，不能携带奇异的兵器，除非是传递紧急军情，否则携带奇异的兵器，罪当处死，不予赦免。这是明智的君主用来防备不测的措施。

解释：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中的《爱臣》篇，主要论述了君主如何管理臣子，防止臣子权力过大，威胁君主的统治。韩非子认为，君主必须通过法律和防备来约束臣子，不能过于亲近或信任臣子，否则会导致国家危机。他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例子，如商纣王、周朝的衰落，晋国、齐国的分裂，燕国、宋国的弑君事件，说明臣子权力过大对国家稳定的危害。韩非子强调，君主必须保持自身的威势和权势，不能让臣子掌控军队、财富或权力，否则君主的地位将受到威胁。因此，君主应当通过严格的法律和防备措施，确保臣子不能滥用权力，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君主的统治。

主道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君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寻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濇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勅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君；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函掩其迹，匿有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谨执其柄而固握之。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在。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处其主之侧为奸臣，闻其主之忒，故谓之贼。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墮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解释

白话文翻译：

主道

道，是万物的本源，是是非对错的准则。因此，明智的君主守住这个本源，就能了解万物的起源；治理这个准则，就能知道成功与失败的根源。所以，君主应以虚静的态度对待一切，让事物的名称自然形成，让事情自然发展。虚静的态度能让君主了解实情，静心则能知道行动的正当性。有言者自然会为自己命名，有事者自然会形成其形态，形与名相符合，君主便无需干预，只

需回归事物的本质。所以说：君主不要显露自己的欲望，如果君主显露了欲望，臣子就会去迎合；君主不要表露自己的意图，如果君主表露了意图，臣子就会去伪装。因此，君主应去除好恶，臣子才会表现出真实的本性；去除旧有的智慧和技巧，臣子才会自我约束。所以，君主虽有智慧但不用于谋划，让万物各得其所；虽有贤能但不亲自行动，观察臣子的行为依据；虽有勇力但不轻易发怒，让群臣充分发挥他们的武勇。因此，去除智慧反而能明察，去除贤能反而能成功，去除勇力反而能强大。君臣各守其职，百官各尽其责，根据能力来任用，这就是所谓的“习常”。所以说：君主看似无所作为，实则深不可测。明智的君主在上位无为而治，臣子在下位则敬畏谨慎。明智的君主之道，是让智者尽其谋虑，君主则根据他们的建议来决断，因此君主不必亲自操劳于智慧；让贤者尽其才能，君主则根据他们的能力来任用，因此君主不必亲自操劳于才能；有功则归功于君主的贤明，有过则归咎于臣子，因此君主不必亲自操劳于名声。所以，君主虽不贤，却能成为贤者的老师；虽不智，却能成为智者的准则。臣子承担劳苦，君主则享有成功，这就是贤明君主的治国之道。

道是看不见的，它的作用也是不可知的；君主应保持虚静无事，暗中观察臣子的过失。看似看见了却好像没看见，听说了却好像没听说，知道了却好像不知道。了解臣子的言行后，不要轻易改变，通过参合验证来判断。每个官职只设一人，不要让他们互通消息，这样万物都能被掌控。隐藏自己的踪迹，隐匿事情的端倪，臣子便无法揣测；去除自己的智慧，断绝自己的能力，臣子便无法揣度。保持自己的行动方向，谨慎地掌握权柄，牢牢握住它。断绝臣子的希望，打破他们的意图，不要让人有可乘之机，如果不谨慎地关闭门户，不牢固地守住门禁，虎狼之人便会趁机而入。如果不谨慎处理事务，不掩盖真实情况，贼人便会滋生。弑杀君主，取代其位，人们便会跟随，这样的人被称为“虎”。处在君主身边的奸臣，听闻君主的过失，这样的人被称为“贼”。解散他们的党羽，收拾他们的余党，关闭他们的门户，剥夺他们的辅助，国家便不会有“虎”。君主的威严不可估量，深不可测，形名相合，审验法度，擅自妄为者必诛，国家便不会有“贼”。因此，君主有五种被蒙蔽的情况：臣子封闭君主的信息称为“壅”，臣子控制财利称为“壅”，臣子擅自发布命令称为“壅”，臣子得行义举称为“壅”，臣子得培养党羽称为“壅”。臣子封闭君主的信息，君主便失去地位；臣子控制财利，君主便失去德行；臣子擅自发布命令，君主便失去控制；臣子得行义举，君主便失去明察；臣子得培养党羽，君主便失去支持。这是君主独揽大权的原因，而不是臣子可以操纵的。

君主之道，以静退为宝。不亲自操劳事务却能知道臣子的拙劣与巧妙，不亲自谋划却能知道福祸与过失。因此，君主无需多言，却能很好地应对；无需约束，却能很好地增加。言已应验，则执其契约；事已增加，则操其符节。符契相合，赏罚便由此产生。所以，群臣陈述他们的意见，君主根据这些意见来授予事务，事务则根据其功绩来责成。功绩与事务相符，事务与言论相符，则赏；功绩与事务不符，事务与言论不符，则诛。明智的君主之道，臣子不得陈述不恰当的言论。因此，明智的君主行赏时，温暖如及时雨，百姓受益；行罚时，威严如雷霆，神圣不可解。所以，明智的君主不会随意赏赐，不会赦免惩罚。随意赏赐，功臣便会懈怠；赦免惩罚，奸臣便会为非作歹。因此，确实有功，则即使疏远低贱也必赏；确实有过，则即使亲近宠爱也必诛。疏远低贱者必赏，亲近宠爱者必诛，则疏远低贱者不会懈怠，亲近宠爱者不会骄纵。

解释：

这段文字出自《韩非子》中的“主道”篇，主要阐述了君主应如何运用“道”来治理国家，强调了君主应保持虚静、无为而治的原则。以下是该内容的核心思想：

1. **道为万物之本：**道是万物的起源，是是非对错的准则。君主应守住这个本源，了解万物的起源，治理这个准则，才能知道成功与失败的根源。
2. **虚静无为：**君主应保持虚静的态度，让事物自然发展，不轻易干预。虚静能让君主了解实情，静心则能知道行动的正当性。君主不应显露自己的欲望和意图，否则臣子会去迎合或伪装。
3. **形名相合：**君主应根据事物的形态和名称来判断其是否符合，形名相合则无需干预，只需回归事物的本质。
4. **去除好恶与智慧：**君主应去除好恶，臣子才会表现出真实的本性；去除旧有的智慧和技巧，臣子才会自我约束。君主虽有智慧、贤能、勇力，但不亲自使用，而是让臣子各尽其职。
5. **君臣各守其职：**君主与臣子应各守其职，君主无需亲自操劳，而是根据臣子的能力和功绩来任用和赏罚。臣子承担劳苦，君主则享有成功。
6. **赏罚分明：**君主应赏罚分明，功绩与事务相符则赏，不符则诛。行赏时温暖如及时雨，行罚时威严如雷霆，赏罚不可随意，以免功臣懈怠或奸臣为非。
7. **防止壅蔽：**君主应防止臣子封闭信息、控制财利、擅自发布命令、行义举、培养党羽等行为，以免失去地位、德行、控制、明察和支持。
8. **静退为宝：**君主应以静退为宝，不亲自操劳事务却能知道臣子的拙劣与巧妙，不亲自谋划却能知道福祸与过失。

总的来说，这段文字强调了君主应保持虚静无为，通过形名相合、赏罚分明、防止壅蔽等手段来治理国家，确保君臣各守其职，国家安定有序。